

出品 北京萝卜头文化
监制 小茶蛋&东马卷
作者 小吃东工作室 汤圆&焖子
设计 北京萝卜头文化
美术 北京萝卜头文化

险 境 ？

“你真以为我瞎吗？尤其是你染的那一头红发，它也太鲜艳了，在后视镜里晃得我眼晕。”

你面前的男人十分愤怒，他的脑袋光秃秃的，只有侧面还有几缕坚强的发丝，显然，他用发蜡精心打理过这为数不多的秀发。

“那是天生的!”从小到大你因为这头发被误解了太多次。

“我管你是不是天生的！说，为什么跟踪我？是谁派你来的？”

你冷哼一声，别过了头，像是忘了你现在的处境。

你正双手被困，被一帮黑手党丢在了这个满是轮胎和空油桶的杂货间里。

“嘴还挺硬的，不过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

那个黑手党头目瞪着圆圆的眼睛，额头青筋暴露。

这时有人从外面进来，对着他低声耳语了几句。

黑手党头目表情惊讶:“她真是空着手来的？”

“她？”你心里泛起嘀咕，或许是职业病的原因，你明显注意到他说的是“she”。

但究竟是谁，你怎么可能知道。

显然，隔壁房间的事情更加紧急，黑手党头目带着手下匆匆离开了房间，丢下你一人在这堆满垃圾的杂货间。

“哦珂莱蒂，你这个蠢货。”

你又开始了无用的自我埋怨，如果早知道你的头发在阳光底下会这么明显，你就应该在出门前戴上帽子！

你叫珂莱蒂·海曼，是伦敦法学院即将毕业的法学生，目前在做实习律师。

其实你更想做公益律师，虽然不赚钱，但你希望能为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发声，无论他们的身份和阶级，这是你的理想。

就在前几天，有位古董店老板的妻子向你寻求法律援助，这还是你第一次接到委托，你兴奋极了，根本没想过并不是因为你运气好，而是这个案子，整个伦敦根本没有律师敢接。
毕竟她要起诉的对象是来自西西里的黑手党头目，稍有差池，没准就会掉脑袋。
可你这个菜鸟对社会险恶一无所知，压根不在意这些，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她的请求。

她告诉你，她的丈夫，也就是古董店的老板，曾有一件收藏多年的埃及古董叫做**“青铜猫神像”**，就在去年被黑手党骗去，不仅没有给钱，甚至还遭受了毒打。

那个女人说得声泪俱下，导致声音有些含糊不清，因此你到现在都没弄清楚，那古董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而她可怜的丈夫，在医院躺了半年才回到家，还患上了创伤后遗症。

从那天起，你开始调查黑手党头目的行动轨迹，今天是你第一次“秘密”跟踪。
没想到这么轻而易举就被发现了。
可你一点儿不慌，不是因为你抓住了他的把柄，也不是因为你有同伴接应。
而是因为你有“魔法”。

“嘘。”
这事儿可说来话长。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忽然有一天，**你掌握了“控物”的能力。**
只是这能力并不是每次都能奏效，你尝试从效果中寻找规律，可它更像是一种无规律的随机行为。比如，你想要控制水杯喝水就根本不起作用，但要是在街上帮老婆婆捡起掉落的橘子，或者帮小孩取下挂在树上的气球，又往往灵验。

你想要摸索出这其中的真相，却始终不得其法。

在你又一次使用魔法帮助别人后，你忽然听见了一声猫叫，转过身才发现，有只小橘猫正蹲在你的身后，蹭了蹭你的裤腿，伸了个懒腰。

“是猫咪之神在眷顾我吗？”你蹲在地上，挠了挠它的下巴，它舒服地伸了个懒腰，打了个滚，卧在路边的阳光里。

你笑了，或许魔法的秘诀就是多帮别人，少想自己。

你决心不再纠结，只用这魔法来帮助别人就好。

“是不是都忘了现在的处境了！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吧珂莱蒂!”

你摇了摇头，从回忆里醒来。

现在的你还在黑手党的老巢，没时间了，你得趁着他们回来前抓紧逃跑。

隔壁的房间像是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于是你趁此机会，集中精神。

“松开绳子，”你低声念叨着。

捆绑你的绳子竟然真的开始解开，窗户也自动打开了，可就当你要跑的时候才想起，手机还在黑手党首领的口袋里。

“那可是我刚买的新手机!”

你把腿迈了回来，随后隔壁屋的争吵声变为枪声和哀嚎声。

于是你再次把腿伸了出去。

“就当送他了!”

结果你刚跳出窗户，就被一个黑手党发现了，他举着枪冲你大喊：“别跑!”

你下意识地回头，他毫不犹豫地对你射击，你立刻用双手挡在胸前，小声念叨着“不要，停住!”

说起来，你从未用这魔法阻挡过子弹，毕竟生活在相对安全的伦敦，需要让子弹停下的概率接近于零。
你只能在心中不断许愿，这次可一定要灵验啊！要不然你的小命就保不住了。

就在你以为毫无可能，几近绝望地想要闭上双眼，等待子弹穿透你的身体时，子弹竟然悬在了空中！

拥有魔法后，你的确见过不少异象，但这种动作电影中才有的桥段，你还是第一次见。
可惜来不及仔细研究了，趁着黑手党正目瞪口呆，你脚下生风，跑得更快了。
一跑就是三个街区，直到你确定没人跟上来，才找了个电话亭报警。

神 父

等你回到北伦敦时，天已经黑透了。
你无所事事地走在街上，晚风有些凉，不知不觉你来到了教堂。

教堂旁有个孤儿院，你小时候生活在那里，因为你那一头天生的红发，在神话故事里象征着蛊惑和不祥，总被同龄的男孩说成是女巫，平时他们没少欺负你。

好在教堂里有座钟楼，小时候的你每次和男孩打完架，就会跑到教堂的钟楼，一待就是几个钟头，那些被排挤、被孤立的痛苦都被钟声消解，在那间小小的钟楼里，你获得了内心的安宁。
甚至，你在角落里用石子刻下了一行字："这是属于珂莱蒂一个人的秘密基地"。

后来，你被好心的海曼婆婆收养，搬到了另一个街区，如今已经过去了九年。
你的工作就在教堂附近，你想搬回来，但迟迟找不到合适的房子。

这座天主教堂与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相比，可说得上是寒酸，但对附近的居民来

说，也算小有名气。

教堂里有一间忏悔室，它由两个房间组成，一间专为信徒准备，另一间有帘子的是神父的房间。
房间内昏暗异常，虽有小窗，却看不见彼此的脸，这样一来，深感罪孽的信徒便可以将秘密大胆倾诉。

你小时候就喜欢坐在那里，现在也是。
除了忏悔，你更多的是在倾诉，这不全是因为神父的声音好听又温柔。
每次倾诉过后，你都能感到心上的重量轻了一些。
神父是那个能真正开解你的人，他总能抚平你的焦虑，给予你坚持理想的动力。

礼拜日，你又去了教堂，做礼拜的信徒络绎不绝，唱诗班的孩子们颂咏着圣歌，人们轻声跟唱，这时一个身穿黑色常服，胸前带着十字架，手拿圣经的年轻神父，缓缓走上台前。

这是你第一次看见他的面容，他比你想象中还要年轻，看起来跟你的年纪差不多。

他有着英俊的脸庞，金色的头发和温柔的笑容，而且，他有一双湛蓝色的眼睛。
那是你挂念了很久的蓝眼睛。

人们纷纷站起，向他致意。
他微笑着回应，翻开手中的圣经。

弥撒结束，人们逐渐散去。
而你站在人群中央，和鱼贯而出的人们背道而驰。
他看向你，像老朋友一样笑了笑，似乎在等你开口。

于是你开口道："您看起来，和我想象中不太一样。"
你走向他，虽然看起来信心十足，可实际上已经紧张到小腿发软。

"我叫珂莱蒂，不好意思，之前给您添了太多麻烦。"
"你好珂莱蒂，我叫罗素。"

接着你们自然地聊了一会儿，他的生活、你的生活。
你滔滔不绝像个话唠，直到天色变暗，才想起耽误他太多时间，抱歉地说，自己还有事，要先走了。
其实，你什么事也没有。

回到家中，已经入夜。
想起那个英俊温柔的神父，你的心脏跳得很快。
罗素，连名字都这样简单好听。
可每一个神父在接受任命之前，都是要宣誓终生不娶，将生命献给主和教堂的。
换言之，你们绝无可能。

你，一个不算虔诚的教徒，第一次产生心动，竟是对着一位神父。
难道是误触了 hard 模式，才会拥有这样坎坷的人生吗？

"放下他吧珂莱蒂，你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你摇了摇头，尝试把那双挥之不去的蓝眼睛忘记。

就在前两天，你正为寻找公寓发愁，有位拿着气球的红鼻子小丑，一蹦一跳地走到你面前，跳了一段舞蹈，紧接着打了个响指，变出一张宣传单。
你接过来一看，上面正写着"菲尔酒店开业酬宾"。
价格十分公道，比起公寓只贵一点，但每天有人打扫房间，每晚还有热牛奶提供。
作为暂住，实在合适不过。

于是你按照广告上写的地址，找到了那里，它位于郊区的森林之间，**这地方你有些眼熟，却想不起什么时候来过。**

你走进酒店，来到大堂，却发现罗素神父也在这里，此外还坐着另外四个奇怪的人。

任务：

不妨准备一下自我介绍，不过会魔法的事情，还是先不要告诉他们了！

月月剧本社

（小丑说，别往前走了，就停在这儿吧）

奇怪的住客们

那天之后，你顺利入住了菲尔酒店的三楼，隔壁住着小说家斯黛拉小姐，她是个特别温柔的姑娘，说话都软绵绵的，你们几乎立刻就成为了朋友。

不过你们见面的机会不是很多，一方面是因为**斯黛拉小姐睡得实在太早了**，往往你刚下班回到酒店，她已经睡着了。
你一看时间，还不到八点，就算不用熬夜赶稿，也不至于太阳刚落山就睡觉了吧。

而另一方面是因为你在准备律师资格证的考试，每天都在疯狂复习，有时候你们站在走廊，刚打了个招呼，还没聊两句你就想起自己那还没背熟的法条，开始默背起来。

每当这时，斯黛拉小姐就会抱抱你的肩膀，笑得有如暖阳。
“加油啊，珂莱蒂，把我所有的好运都借给你。”

说起来，不知道是因为准备考试疏于练习，还是因为放了大招之后需要冷却时间，你的魔法在那次悬停子弹之后，变得不怎么灵光。
所以除了复习以外，你还会时常练习控物能力，毕竟你的副业可是要帮助别人的好女巫，不能因为复习考试，把自己这引以为豪的手艺丢了。

另一位女住客纳芙蒂蒂女士和斯黛拉小姐相比，简直是另一个极端，她住在二楼的总统套房，为人做事也很“总统”，哦不，应该说是“女王”。
她求人帮忙的时候也习惯用祈使句，听起来就像是命令。
虽然主要受害者是阿努先生，但有时候你们也会受到波及。

比如说吧，有一次她想要喝水，而你刚好站在饮水机旁边。
她就站在楼梯上看着你，手心向上，抬起手来，对你说：“我允许你，为我倒一杯水。”

“什么？我？你再说一遍？”你手中拿着空杯，对着她晃了晃。

“……帮我倒杯水好吗？”

她愣了一下，调整了语气重新说道。

这还差不多。

你倒了杯水，放在桌子上，冲她摆了摆手，“不用谢。”然后潇洒地走出了大厅。

真是个奇怪的重度女王病患者，阿努先生没想着带她去医院看看吗？

至于罗素神父，他住在一楼最尽头的客房，**不过你最近的新发现是，他好像有一点点点点点……自恋。**

他总是在大厅的镜子前照个不停，整整衣领，弄弄头发，把胸前的十字架摆正，有时候还会对着镜子练习微笑。

虽然他的确长得很帅，但这么爱照镜子的帅哥，你还是第一次见。

住进来没几天，就到了万圣节。

小丑说为了庆祝酒店的第一批住客，特意准备了万圣节派对，在大厅里举行。

最近的复习卓有成效，你决定给自己放个假，和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听说，罗素先生也会参加今晚的万圣节派对呢。

任务：

1. 尽可能不要成为酒店里“最奇怪的客人”。

2. 为罗素先生选择你喜欢的装扮吧。

（小丑说，就站在这里吧，不要往前走了）

万圣节的派对落下帷幕，大家逐渐熟络起来，在大厅里喝起了酒，一时间推杯换盏，觥筹交错。
哪怕壁炉里的火烧得很旺，可斯黛拉依然在打寒颤，她皱着眉头，似乎很不舒服。
于是你跟在她身边，陪她一起上楼回房间。

“谢谢你，珂莱蒂，但我真的没事。”她摆了摆手，笑着对你说。
你知道她不想因为自己的原因让你错过派对酒会，她就是那种软绵绵的不希望麻烦别人的女孩。
但她不知道，你并不在意这酒会，当然了，酒量差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如果夜里还不舒服，我就住你隔壁，你可以随时来找我。”你恳切地对她说。

来到房间里，你注意到斯黛拉手腕处，有一个红色丝绳串起的银制铃铛，那铃铛做工精美，看起来像一口小钟，你不自觉地想到教堂的那座钟楼，便问斯黛拉是否喜欢听教堂的钟声？
她说自己从来没有去过教堂，铃铛是她素未谋面的外祖父留给她的礼物。

于是你从钱包里拿出了一张照片，照片中红发小女孩圆乎乎的脸占了画面的一大半，明显是不专业的自拍，却能看出她正站在教堂的钟楼上，样子开心极了。
那是你小时候用借来的相机给自己拍的，后来离开了孤儿院，不能再去那钟楼，就把照片放在钱包里，看见了就会想起那里的钟声。

“那座教堂的钟楼里有我最难忘的钟声，那是我整个童年获得过的，最好的礼物。”

你抬头看向她，她圆圆的眼睛里充满了期待，样子十分可爱。
你想这或许就是作家的职业病吧，喜欢挖掘有趣的故事。
于是你向她描摹着照片，自己也沉浸在回忆之中。

时间不早了，你和斯黛拉互道晚安后，轻轻关上了她的房门。

你站在楼梯上看向大厅，纳芙蒂蒂已经喝多了，睡倒在阿努先生的怀里，阿尔芒醉倒在地上，鼾声不断。
而罗素神父，就站在那里，他也在看着你，你注意到他的手心在流着鲜血。

“怎么回事，罗素神父！你的手怎么受伤了？”你立刻跑下楼，他却将手藏在了身后。

“快给我看看！”
你拉过他的胳膊，**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有些难看。**
你立刻感到不妥，松开了他。

“对不起。”
“不用在意。”

你从小丑那里找来酒精和纱布，一边帮他擦拭伤口，一边问他：“是谁让你受伤的？你可以告诉我，我替你做主！”
罗素神父的性格这么老实，一定很容易被欺负。
可他认真地告诉你，是自己不小心摔碎了杯子。
你愣了一会儿，然后笑了，“庄重的神父也会有冒失的时候啊。”

大厅灯火摇曳，你们四目相对，他湛蓝色的眼睛，一如既往写满了温柔。
除了阿尔芒的鼾声，一切有如温暖的梦境。

和罗素互道晚安后，你回到房间，心脏依然跳得很快。
“珂莱蒂！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你隐约记得好像有些事情很重要，但怎么也想不起来。

直到第二天清晨，你到厨房冲了一杯咖啡，在桌边**发现了罗素神父的十字架项链，上面还挂有一些糖浆。**

对他来说如此重要的东西，为什么会放在厨房？
你决定先给他装好，等见到他时再转交给他。

喝完咖啡，你总算想起了睡前一直在想的，那件重要的事。

是即将开始的**毕业舞会**！

“珂莱蒂，清醒一点儿，你忘了高中毕业舞会上的糗事么?”你自言自语道。

那是四年前的一个晚上，你领着迷路的小孩到警察局，录完口供后已经很晚，你赶紧回家换上白色的蓬蓬裙，却忘了脚上还穿着一双绿色运动鞋，配上你的一头红发，自然不会有男生邀请你跳舞。
于是你只能坐在大厅的角落里，一个人喝酒喝到酒精中毒，直到救护车来。
想起那晚的糗样，你恨不得现在就找个地缝钻进去。

“再说了，就算有人邀请你，你也根本不会跳舞啊。”
所以当务之急是学会跳舞，于是你来到大厅，询问刚睡醒的小丑，酒店书架上是否有和舞蹈相关的书籍。

这的确是有些荒唐的请求，好在他想起书架的最上方有一本《初级舞蹈入门》。
你抬头看去，凭自己的身高有些够不到，便搬来一把椅子，刚站在上面，椅子竟然歪倒了，你摔在地上，屁股疼得厉害。
椅子竟然折了一条腿……**这时你发现地上有个小石块。**
于是你用桌上剩下的绷带，捆着石块绑在椅子那条折断的腿上。
总算是够到了那本书。

你照着书上教的学习，总觉得自己像是零件生锈的机器人。
就这样你忙活了一上午，等到上班时，也基本上忘的差不多了。

下班后已经临近十点，你有些沮丧。
因为就算会跳舞，也不会有男孩敢来找你搭讪。
毕竟从小到大，你都在非议中度过，他们会取笑你红色的头发，叫你女巫。
虽然你从不会忍气吞声，任由他们欺负。

小时候的你总是以牙还牙，以头发还头发！
每次你都会揪住他们的头发不放手，直到孤儿院院长苏珊将你们分开。
但久而久之，身边更不会有人愿意接近你了。

走在回酒店的路上，你刚好路过教堂，决定先把十字架项链还给罗素。
看着教堂的大门，你愣了一会儿，忽然有了个主意。

夜深了，你悄悄推开教堂的门，里面灯还在亮着，你走进了忏悔室。
你听见对面的罗素神父坐下的声音。

你清了清嗓子，此时还是需要庄重一些，毕竟这是他的工作。
“神父，我知道这么晚打扰您着实冒昧，我来是为了感谢您，在我迷茫时给了我方向。”

“这是我应该做的。”

“说来神奇，我似乎获得了一种能力，我拥有了帮助别人同时保护自己的能力。”你停了下来发现自己又跑题了，缓了几秒后你继续说道，“对不起，我有些跑题了。最近我在为毕业舞会发愁，我想我肯定会搞砸的，而且……应该不会有男生邀请我跳舞。高中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人坐在一旁看着。”

你挠了挠头，自己又一股脑儿全说了。
你有些尴尬地笑了笑：“我知道这种问题应该去问心理医生，我不该打扰您，可我在想，也许您会愿意听我唠叨。”

“我愿意。”

你的脸有些发烫，邀请的话，突然说不出口。
你敲打着自己的脑袋，你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竟然想让罗素神父当你的练习舞伴。

你们彼此沉默了许久，你叹了口气，再次开口，“时候不早了，您也该休息了。”
说完你就走出了忏悔室，决定到了那天就谎称自己生病了。

“请等一等。”
他开口叫住了你。

就在这一瞬间，教堂外的街灯发出“呲啦”的响声，随后齐刷刷熄灭，霎时间整个城市都安静下来，一同陷入了黑暗。

“怎么回事？”你有些慌乱。
罗素神父说道：“看起来像是停电了。”

四周陷入一片黑暗，你翻找着口袋，才想起自己的新手机并没有带来。
罗素神父从忏悔室走了出来，似乎正在向你靠近。

“你刚才说，你不会收到邀请。相信我，这不是你的原因，是他们不敢，因为他们的舞跳得太差劲了。”
他的声音依然是那么温柔。

他继续说道，“但如果，你此刻需要一个人陪你练习跳舞，我想难度不会太大，比如我就可以……”

一瞬间你的脸更红了，还好停电了，不然一定很丢人。
你很局促，可以说得上是紧张，这还是你第一次被邀约跳舞。
但你不想拒绝。

“的确是个好主意，神父先生。”
……

“可我要怎样才能找到您？这里实在太暗了。”
……

黑暗中他牵起了你的手，那是一只温暖而干燥的手，他带着你顺着一个方向走，你感觉像是走到了大厅中央。

你有些害羞，但还是搭住了他的肩膀。
就这样轻声哼着拍子，缓慢挪动着舞步。

“1……2……3……”
就着月光，你能模糊地看见他的面庞，深邃的眼窝，高耸的鼻梁，你甚至能看见他的眼睛里，盛着若有似无的忧伤。
他绅士地跟着你笨拙的步伐，虽然姿态略显僵硬。
你踩了好几下他的脚，刚开始你还有些不好意思，可到了后面，索性破罐破摔了。
鞋子踩在地板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并不刺耳，如同弦乐队的伴奏。
而教堂外，是人们惊觉停电后的抱怨，可在你听来，却如同好友们的欢呼。

不知道为什么，你有些想要流泪。
人人都想从某个同样孤独的灵魂中获得爱。

泪珠落下，像是映在教堂里的星星。

“对不起，我跳得也很差劲。”
“当然不会，罗素。”

“哦对了！这个十字架是您的吧？”
一曲结束后，你突然想起来教堂的真正目的，在口袋中翻找了一会儿，你拿出了十字架，放到他的手心。
就在这时，教堂的灯亮了，门外传来大家的欢呼，电力恢复了。
他手握十字架，正和你对视。

你告诉他，是在酒店厨房的桌子上找到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上面似乎挂了一些糖浆。
“真是上帝保佑,”他将十字架放在胸口。

果然，他很在意自己的十字架，不知道是出于对神职的虔诚，还是因为，这十字架是特殊的人送的。
教堂关门后，你与罗素神父一同回到菲尔酒店，**大厅里不知什么时候多出了一副金色的古埃及木乃伊棺椁。**
棺椁上刻着某一任法老王，他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手部的细节刻画栩栩如生。

同时你发现桌子上多了张照片，正是你为斯黛拉展示的那张钟楼照片。
你赶紧拿了起来，想到自己给斯黛拉看过后好像忘了放回钱包，也有可能是上午摔倒时掉出来的。

“幸好没丢。”
你正要庆幸，**翻到背面，却看见上面有一些铅笔的写写画画。**
最令人感到气愤的是，你原本在背面写的是“这是珂莱蒂一个人的秘密基地。”
可现在你的名字前面却写着一些乱七八糟看不懂的字符！

“这到底是谁干的？？”

你足足用了两块橡皮才擦干净。

你必须得找个人问问清楚！

转天傍晚，开餐之前，大厅里热闹非凡，你们几个围在小丑周围，大家都出奇一致，像在抱怨，又像在投诉，他们抱怨的内容各不相同。

小丑被你们扰得不胜其烦，索性站上桌子，挥舞着双臂：“一个一个来！先写下自己遗失的或是出了问题的物品！别着急！我来帮你们解决！”



任务：

1. 在小丑发下的纸上，写下自己被恶作剧的物品，弄清楚“**钟楼照片**”背后被乱写乱画的原因，找出捣蛋鬼。
2. 如果发现自己好心办了坏事，在没有确凿证据前，先别急着承认。
3. 了解伦敦停电的真正原因。
4. 若是被发现了，不妨坦然地告诉大家你拥有魔法的事情吧，毕竟在场的还有活了三千年的老妖怪呢。

月月剧本社

（小丑说，别再往前走啦，请在这里等一下他）

月月剧本社

这场闹剧有如万圣节的尾巴，虽然问题没能解决，但每一位客人都获得了小丑精心调制的饮品作为补偿。
为了适应不同客人的口味,小丑还特意在阿尔芒和纳芙蒂蒂的饮品中加入了朗姆酒。
结果他们两个不出意外地又喝多了。

之后的十几天，大家因为住在一起，愈发熟络起来。
你很喜欢这里，从小到大你一直没什么朋友，能一起聊天的人很少。
在非议与不安之中，你很难和他们坦诚相待。

但这里不一样，大家都是怪人，没有人觉得你古怪或是不祥，这令你很放松。
无论什么时候，总有人坐在大厅的沙发上，他们会和你打招呼，然后分享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也会问你“今天过得怎么样？遇见了什么有趣的委托吗？”
当然最重要的，是罗素也在这里。

罗素有时候像个孩子，酒店里一些稀松平常的物件都能引起他的注意。
那双湛蓝色的眼睛里总是闪烁着好奇的星星，比如发胶、发蜡之类的，他总想试试看，特别是你在的时候。
于是每次你都会耐心地教他如何使用，并夸赞他用过发胶之后，“实在是太英俊了”。

尽管有时候他掌握不好剂量，要洗三次头发才能把发胶洗干净。

还有一次，罗素竟然被自己从铜盘照出的怪样笑得不行，其他人奇怪地问他，难道没见过哈哈镜吗？
他摇了摇头，反问你们什么是哈哈镜。
你不禁可怜起他来，在教堂长大的孩子，想必拥有一个相当寂寞的童年。
不像你，还有教堂的钟声作伴。

此外，你实在难以想象，斯黛拉这样可爱开朗的女孩，竟然是嗜血的狼人。

她每天都穿着漂亮的碎花裙，又是那么喜欢阳光与鲜花，和电影里描述的狼人大相径庭。

而她每晚的身体不适都源于狼人的特性，一到天黑，就会浑身发抖，必须尽快入睡。

但对于阿尔芒是吸血鬼的事情，你们倒是不怎么惊讶，苍白的皮肤，红色的眼睛，这和电影里的吸血鬼一模一样，只不过他一点也不高冷，相反有些过于话唠了。

他经常在天亮前，为斯黛拉沏好最新鲜的蜂蜜水，好在他有了新的搅拌棒，没再用过罗素的十字架。

你能看出他们之间的暧昧，但这昼夜的分离的确令人神伤。

纳芙蒂蒂经常在酒醉后拍着她“拿”回来的金色棺椁说，这里面藏着她复国的梦，等她的帝国恢复了，就给你们加官晋爵，罗素是大祭司，而你则出任维西尔（法官），斯黛拉是史官为她歌功颂德，阿尔芒去给她修金字塔。

你不太理解她那与生俱来的高傲，毕竟你从未感受过成为国王是什么滋味。

但对一个女王来说，糊里糊涂睡了三千年，醒来之后曾拥有的一切都被黄沙掩埋，甚至成了博物馆中的展品。

从君临天下到一无所有，这样极致的落差，对于她这么骄傲的人来说，一定难以接受。

和纳芙蒂蒂相比，阿努永远是沉默的，他虽然看起来凶神恶煞，但却非常万能。

他会飙车、打架、抢东西，尽管都是一些违法犯罪的事情，你常常在想要不要去警局揭发他。

但除此以外，他还会修理家具，甚至做得一手好菜。

他不需要任何人帮忙，尊贵的纳芙蒂蒂也从不进厨房。

她总是说：“万一割伤了怎么办？我只有在为子民求雨和祈福的时候，才能勉强

流一滴鲜血，我这可是古埃及贵族的血！”

当然，你们也绝不会让她做饭。

有次纳芙蒂蒂要请大家吃烤肉，拿出了她的圣器“**太阳神铜币**”，说是能释放火焰，但看起来她多年不用，早就忘记了该如何操控。

结果别说烤肉，整张桌子都化成了木炭，最后还是阿努化解了危机，给你们做了一桌好菜，你们席地而坐，吃得倒还欢快。

他无时不刻陪在纳芙蒂蒂的身边，看她的眼神和看所有人都不一样。

他们两个，肯定不是女王和侍卫这么简单。

还有一件伤脑筋的事，自从大家知道你有魔法之后，都很想见识一下，可你每次都不得不婉拒，你告诉他们这种能力不能用来炫耀，你自己也只有帮助别人的时候才会使用。

罗素站在一边，连连点头，为你的觉悟而感动。

虽然真正的原因是，你的魔法时灵时不灵，你很怕表演的时候突然失灵，那就太糗了！

结果，有次马虎的小丑端着杯子下楼时差点儿摔倒，你赶紧使出了魔法，幸运的是成功了，不幸的是好像用错了对象。

杯子稳稳地悬在了空中，而本没有摔倒的小丑却因为惯性顺着楼梯滚了下来，如同保龄球一般精准打碎了老板最喜欢的花瓶，小丑也因为骨折住进了医院。

你们清楚地记得他被担架抬走时，还想竖起唯一没有骨折的大拇指。

“对不起小丑……”你抓住他唯一的大拇指，愧疚地说道。

从此小丑开始了他的不带薪休假，好在伤势不重，因为不会使用手机，他常写信回酒店，想必一个人在医院实在无聊，还在信的最后嘱咐你们多给他回信。

说来也奇怪，现在竟还有人不会使用手机，连纳芙蒂蒂那样不喜欢现代科技的人

都有 ins，还逼着你们都关注了她，更好笑的是，她的 ins 名叫“姐就是女王”。

……怎么说呢，倒是十分坦诚。

你工作的地方离教堂很近，因此你习惯每天和罗素一起出门，再陪他多走上一小段路，送他到教堂门口，再挥手道别。
日子如往常一般，你一边头疼着毕业论文，一边处理着工作。
古董店的起诉最后私下和解，只是那个黑手党被告人至今仍在医院里躺着。

业余时间你依然会用魔法帮助别人，虽然大多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可你始终乐在其中，有趣的是那只小橘猫，总会在你行侠仗义时出现，冲着你“喵喵”两声，像是在讨要食物，可当你买来火腿肠想要喂给它时，它又摇摇晃晃地走开了，好像它过来就只是为了给你站脚助威。

此外，每周日你都会到教堂参加弥撒，扪心自问，你的确喜欢上了罗素，可你也知道，神父要终身侍奉主，他们把一生都献给了上帝和教会。
所以，想要邀请他去参加毕业晚会的话，你迟迟没有说出口。

“整个城市都睡着了，
我们去散步吧。”

毕业舞会那天，你穿上了新裙子，在镜子前练习微笑，还特意到理发店做了个波浪卷的造型。
哪怕到了现场，只能一个人默默坐在角落里，你也想做一个漂漂亮亮的壁花。

“放松点，珂莱蒂，又不是第一次了。”
你低声呢喃着，独自走进舞会的现场，热闹的声音瞬间将你吞没，他们看你的眼神，颇有一些审视的味道。

上学的这几年，你从未穿过裙子。
带刺儿的小怪胎，为毕业舞会精心打扮，却无人问津，他们心里一定是这么想的。
果然，除了桌角免费的畅饮酒水外，没有人在意角落里的你。

礼堂有些闷热，让你透不过气，你来到走廊的储物柜旁，蹲坐了下来。
想起这些年受到的非议，即使再坚强，你也有些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别哭出来，珂莱蒂，至少不能在这儿哭出来。”

“为什么要哭呢？你做的已经很好了啊。”
一个稚嫩的男声从你身后的储物柜中传来，你不禁吓了一跳。

你打开储物柜的门，里面坐着一个小男孩，他显然也被你吓了一跳。
光线过于阴暗，你无法看清他的脸。

“你不能打开这扇门，这个房间只有神父才可以来。”
他用小手摆弄着衣角，看起来十分惊慌，又有些害羞。
他似乎把储物柜当作是教堂的忏悔室了，假装自己是神父，在为你开导。

你笑了：“对不起，我有些冒犯了，神父先生。”
他摇了摇头，像是原谅了你的鲁莽。

“你看得见我？”
男孩天真地问你。

“当然，小神父。”

他放下了警惕，歪着脑袋说道：“好漂亮的红头发，就像我的朋友一样。”

你被他突然的夸赞弄得有些不好意思，你恍惚想起，小的时候，有个男孩也曾这样夸赞过你。

透过微弱的灯光，你看清了他的眼睛，那是一双湛蓝色的眼睛，和罗素神父的一样。

你眯起眼仔细看他，金色的头发，高高的鼻子，明明就是罗素小时候的模样。

“等等……你是？罗素？”

他点了点头，还问你怎么认识他。

这让你更加疑惑，是假酒伤到了脑子吗？

你摸着太阳穴试图让自己恢复神智，可记忆却不断涌现。

那时你还住在孤儿院里，经常被别的孩子笑话和欺负，但你从不屈服，把他们打跑的同时，自己也会鼻青脸肿。

有次，你受伤之后躲在教堂的钟楼里晒太阳，太阳落山后，你学着大人的样子，走进了忏悔室。

“为什么大家都会因为我的头发讨厌我？他们都说我是坏女巫。”你不明白，头发真能决定一个人的心吗？

对面久久没有回应。

看来今天神父不上班。

你落寞地掀开门帘，却听到有声音从背后响起。

“它很漂亮，如果别人不懂欣赏，那就是他们的问题。”

那是同样稚嫩的孩童声音，说你的红头发很漂亮。

“谢谢你，神父，你真是个好人。”你想了半天，只憋出这一句话来。

但你小小的身体里，因为这一句话，忽然充满了力量。

你好奇地反问他："那神父先生，你有烦恼吗？"

年幼的你坐在信徒忏悔的房间里，竟想开导"神父"的困惑。

那个稚嫩的男声继续说道："我想出去看看，可我不能离开教堂。"

这算是什么困惑呢？你激动地回答："我带你走！"

"可是，艾玛嬷嬷说，我不能出去，外面的世界太危险了。"

"怎么会呢？"你跳下凳子，想要将忏悔室的门打开。

"别，你不能打开这扇门，这个房间只有神父才可以进来。"他煞有介事地说道。

的确，你拍了拍胸口，庆幸自己没有冒犯到他。

从那之后，你经常会跑到这里与他倾诉，说实在话，你没什么想要忏悔的，但你每次都会说些做过的淘气事儿。

比如惹院长苏珊妈妈生气了，向讨厌你的男孩床上丢青蛙，又或者没有午睡，而是偷偷溜出孤儿院去摘院子里的苹果，还有，**你想半夜跑到沃克斯豪尔桥上放烟花，让整个伦敦的市民都看到。**

他从不指责你是个坏孩子，相反，他每次都说："别担心，上帝会宽恕你的。"

你会和他说起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他从不感到厌烦，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

久而久之，你将他视作你唯一的朋友。

所谓的忏悔，不过是朋友之间的闲聊。

像是在孤岛上看见了另一支缓缓驶来的小船。

第一次，你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孤单了。

直到后来，你被海曼婆婆收养，你再也没有回到那里。

“所以你真的是小时候的罗素神父？我是珂莱蒂呀！虽然……我们当时没有互相介绍过，但你或许还记得那个红头发的淘气小姑娘？”

你努力地向躲在储物柜里的小罗素解释着。

“我当然记得，珂莱蒂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唯一的朋友，可艾玛说珂莱蒂已经被领养了，去了别的地方，我想去看看她，可又不知道她在哪儿。”小男孩垂下头，落寞地说着。

原来早在那么久之前，你就已经和罗素遇见了。

你握住了小男孩的手。

“没关系，整个城市都睡着了，我们去散步吧。”

你拉着他的手，跑出喧闹的礼堂，走出冰冷的建筑，在伦敦的街道上漫步。

泰晤士河的晚风温柔，运河尽头是沃克斯豪尔大桥，你想起小的时候，还和罗素说过，想在那里偷偷放烟花。

“你说过，要在那里放烟花，”小罗素指着大桥，回过头对你说。

“那都是小时候乱说的，”你摆了摆手。

他用湛蓝色的眼睛望着你：“为什么不呢。”

空中传来声响，红色的光芒照亮了黑夜，映在你的脸上。

桥上竟然正在放着烟花，鲜艳的红变作玫瑰，又化为点点繁星，落入水中。

水面上映着烟花的倒影，如同整条泰晤士河都被点燃。

小罗素跑向大桥，你在他身后追着，生怕他摔倒。

他站在桥头向你招手，烟火在他的头顶上方绽放。

你提着裙摆跑了过去，看向桥中央。

他就这么消失在桥面和夜空的分界线。
他不见了，取而代之站在桥头的是长大后的罗素，他穿着深灰色的西服，看起来并不是非常合身，但十分整洁、素雅。
他手里拿着点燃的小烟花，身后是一排正在燃放的烟花筒。
风吹乱他柔软的金发，他注视着你，依旧是填满了整个天空的湛蓝色。
你提起裙边走向他，他也走向你。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男孩？”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女孩？”
你们异口同声，才发现原来你们都遇见了同样奇妙的事情。

罗素先开口说道：“小时候的你领着我说，如果在这里放烟火，一定会很好看的。”

“那你是怎么回答的？”你迫不及待地问。

“为什么不呢？”他把手中的烟花递到你的手心，露出温柔亲近的笑容，不再像从前，带着克制和疏离。

是小时候的彼此，把你们带到了这里。
你以为自始至终，你都是孤独的，只能在钟楼和忏悔室里才能找到片刻的安慰。
原来一直，都有另一个人陪在你的身边。

烟花绽放，将桥面照得通亮，星火坠落在你们身旁。
你能感受到，你的世界有人在轻轻敲门。

你们在朋友和暧昧之间反复拉扯，他的身份令你不敢奢望更多，但每一次相处都让你更加沉迷，你自诩为正义的尺子，却爱上了一个神父。
塞林格说，**爱是想要触碰却又收回的手。**
你曾不明其意，直到如今，终于能体会这其中蕴藏的酸涩之感。

住在酒店不是长久之计，你终于找到了一间合适的公寓，它的价格让你心动。可这就意味着你得搬出菲尔酒店了。

快乐的日子终要结束，你心里舍不得大家，毕竟你已经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

你还没来及和其他人说，就被告知大家都打算退房了。

罗素，也要搬回教堂了。

那么今夜，或许就是你们留在酒店的最后一晚了。

任务：

1. 你独自呆在房间，突然回想起你曾答应过小丑，要给他寄信的事情。

这是一张刮画明信片，请用笔**画出或写下**你和罗素经历过的最有趣、最难忘或最浪漫的事情吧，小丑看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全程独自创作，谁也不要偷看哦～

2. 这是你们在酒店的最后一晚了，有什么对大家的祝福，不妨表达出来吧。

（小丑说，别再往前走啦，请在这里等一下他）

月月剧本社

晚宴上大家推杯换盏，大厅的壁炉燃起篝火，大厅中央的时钟开始报时，回响低沉，撩拨起金色的琴弦，串联起你全部的回忆。

红 色 的 向 日 葵

“珂莱蒂是北欧神话中的山泽女神，在森林中邂逅了太阳神阿波罗，爱慕之心由然而生。此后，她每天凝视着初升的太阳，目不转睛地追随着阿波罗，直到他下山去。群神悯惜她，将她变成了一大朵金黄色的向日葵，她的手脚永远扎在地上变成了根，脸蛋儿变成花盘，在枝茎上转动永远朝着太阳，追随他走过每日的路程。她最终以一种决绝的姿态，选择把太阳作为唯一的方向。而一颗颗沉默的种子，是一句句永远不能说出的话语。”

“所以我就是向日葵？”只有几岁大的你皱着眉头，用小手不断胡撸着自己杂乱的红色头发，接着自言自语道，“可哪有向日葵是红色的。”

孤儿院的院长苏珊妈妈摸着你的红脑袋说：“这个故事啊是希望珂莱蒂像向日葵一样，拥有自己的理想，并矢志不渝地实现它。”
紧接着，她又笑了笑：“更希望你能多晒太阳，健康快乐地长大。”

你是个孤儿，从记事起，就在这所孤儿院里生活。
年幼时你十分瘦弱多病，相较于其他孩子，你有些发育不良。
因此苏珊妈妈总对你格外照顾，不仅是因为你的体弱，还因为你有一头显眼的红发。

天生的红发在英国意味着蛊惑与不祥，是女巫才会拥有的发色。
周围无聊的小孩每次见到你，总会一边嘲笑你，一边冲你丢石头。
“看啊，那个红头发的女巫又来了。”

他们以为你会哭，会躲到一旁，可你从不因自己的瘦弱或是女孩子的身份而对那

些孩子忍气吞声。

你每次都会冲上去和他们扭打在一起，即使已经鼻青脸肿，也会死死咬住领头孩子的小腿不放，直到他向你道歉。

“怪物！“

他们哭着跑开，躲到很远的地方，大声咒骂着你。

而你满不在乎地擦掉嘴角的血。

“我才不会向你们妥协呢。”

要反抗，要战斗，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是一直以来植根在你心中的信仰。

钟 楼

孤儿院的旁边是一所天主教堂，当然与梵蒂冈大教堂相比，可说得上是寒酸，但对附近的居民来说，也算小有名气。

每当清晨太阳即将升起的时候，那座教堂的的钟楼便传来钟声。

你很喜欢听那钟声，总觉得那声音厚重，又充满着力量。

有一次，淘气的男孩们又叫你女巫，你不由分说地和他们打了起来，结果你受了伤，他们也被你揍成了熊猫眼。苏珊妈妈知道后，一视同仁地取消了你们早餐的小饼干。

你气不过，一路跑出孤儿院，来到了教堂。

你顺着木质楼梯不断攀爬，有钟声从耳边响起。

好不容易，你爬到了钟楼的上缘，用两只小手费力地撑着身体，露出脑袋，圆圆的眼睛里盛满了好奇。

“嘿，珂莱蒂，你去哪儿？”这是教堂修女艾玛的声音，她认识你，当然，她并

不能认出孤儿院的每一个孩子，记得你主要还是因为你的红发。
你顾不上回答她，你怕她去找苏珊来将你抓回去。
而那古老的大钟不知何时，没有再发出钟声。
太阳逐渐升起，你找了一个暖和的地方坐下，阳光将你周身都照得金灿灿的。
“钟声怎么停了呢？”你自言自语，有些失落地低下头。

大钟好像听到了你说的话，又开始响起钟声。
成群的白鸽从光的另一边飞起，挥动着翅膀发出好听的沙沙声，顺着教堂钟楼的方向飞翔着，你的悲伤像是被太阳晒干了。

你留意到钟楼下方街道似乎有什么东西一闪红光，像是相机的闪光灯，但只是一刹那。

那天以后，你常常跑到教堂的钟楼，一待就是几个钟头，那些被排挤、被孤立的痛苦都被钟声消解，在那间小小的钟楼里，你获得了内心的安宁。
你甚至在角落里用小石子刻上了一行字：“这是属于珂莱蒂一个人的秘密基地”。

每次在钟楼晒过太阳，你都会去一趟忏悔室，和“神父”倾诉自己的烦恼和生活中发生的一切。
直到如今，你才知道，那就是小时候的罗素。

你慢慢喜欢上了那样的生活，**直到九年前的那场大火，彻底改变了你的命运。**

夜 访 吸 血 鬼

2013 年 平安夜

“珂莱蒂，晚上要老老实实躺在床上！”
因为你上午又悄悄去了教堂的钟楼，苏珊找了你很久，生怕你再次逃跑。

你吐了吐舌头，拿被子盖住脑袋，一撮儿红毛还落在外面。
你不服气，毕竟自己已经十二岁了，都已经是个大人了，怎么还得那么早睡觉。
好在你早有准备，被窝里有你偷偷藏起来的绳子。

“一切尽在掌握，宝贝儿。”
你模仿着詹姆斯·邦德的样子，把绳子系在床角，另一头扔出窗外。

万事俱备，你顺着绳子慢慢爬了下去，结果突然手滑，没等反应你就掉进了灌木丛，好在只是屁股有点疼。
你从灌木丛中爬了出来，掸了掸身上的灰尘，向海曼婆婆租的公寓跑去。
海曼婆婆是个好心人，她经常来孤儿院给你们带些蛋糕和糖果，你很喜欢她。
最近听说海曼婆婆背痛得厉害，连起身都异常艰难。
她无儿无女，丈夫也在前年去世，你担心极了，所以想在晚上跑出来，去婆婆家给她揉揉背。
夜晚的伦敦热闹极了，但孤儿院所在的街区却格外安静，你在路上跑着，街灯一盏一盏被你甩在身后。

就在这时，一团巨大的黑影从天空一跃而下，你还在诧异，一个麻袋从天而降，罩住了你。
麻袋里一片漆黑，但你清楚地听见身后传来了汽车疾驰的声音，一瞬间你感觉到自己双脚悬空，在上下漂浮，那个人在带着你飞。
你判断不出这到底是什么高科技绑架，更不理解绑架你这么一个没爹没妈有脾气的小破孩儿有什么意义。

“快放开我！”
过了一会儿，像是到了地方，他把你放了下来，周围嘈杂异常。
麻袋口依然没有解开，你张牙舞爪地挥舞着拳头，“放我出去，有本事单挑，你们这帮坏蛋。”

旁边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我给你们三秒钟考虑，放我出去，3，2，1，0.9，0.8!"

又传来另一个女孩的哭声："外婆……"

看起来被绑架的并不只有你一个。

没过一会儿你被人拎起，走了一会儿又放下。

有人把你的麻袋解开了，那个人的瞳仁儿透着红光，牙尖尖的，身后还有一对翅膀。

他拿出麻绳把你绑起来扔在角落。你的鼻尖充斥着消毒水的味道，环顾四周，屋子里都是一些冷冰冰的科学仪器和奇怪的瓶瓶罐罐，看起来像是一个实验室。

难道这个人就是……吸血鬼？

你想起了曾看过的小说和电影。

什么？这世界上真的有吸血鬼？

这也太酷了！

"博士说的应该就是这个女孩。"

那个怪人自言自语着，手中拿着一张照片和你做着对比。

那照片里是站在钟楼上的自己，有人站在街上对你进行偷拍。

紧接着，他蹲下和你打了个招呼，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招牌尖牙就露在外面，发出森森的寒光。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

难道生而伟大的珂莱蒂就要在这个鬼地方结束自己短暂而美丽的生命了么？

你甚至还没体验过初恋的感觉！

"一切尽在掌握，一切尽在掌握，一切尽在掌握……"

你看到桌子上有个小锤子，你尝试挣脱束缚，却完全不起作用。

“锤子，自己过来吧，去砸这个吸血鬼的脑袋！”你在心里默默念叨着。

没想到的是，那个小锤子竟然真从桌子上飘了起来，它晃晃悠悠地飘浮到吸血鬼的头顶，你的眼睛跟随着锤子忽左忽右。

“要瞄准了打。”你的心里又嘀咕着。

Bang——

锤子砸在吸血鬼的头顶，只见他两眼一直，晕倒在你脚边。

这是你第一次见识到自己的魔法。

你盯着身上的绳索，然后绳索就像是活了起来，自己解开脱落了。

你来不及疑惑，这一晚上，神奇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多了。

屋外传来嘈杂的吵闹声和各种物品摔碎的声音，你偷偷溜出房间，发现这里是一座古堡，巨大却破旧，大厅泛出阵阵火光，你壮起胆子过去看了看，那可真是热闹非凡。

大厅里火光冲天，一个黑色短发、齐刘海的女人站在桌子上，拿着火把来回挥舞，房顶上飞着两三个吸血鬼正躲避着火把。

更吓人的是一个长着狗脑袋的巨人，手上攥着一个吸血鬼的脖子，脚底还踩着一个。

你虽然年纪小，但你敢打赌，就算是苏珊来了，她也不会相信眼前的一切。

你不得不转身跑回实验室，发现屋子里多了一个脏兮兮的男孩，他正蹲在地上，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一刹那，你们相互对视，那个男孩儿有双湛蓝色的眼睛，像是盛着海水。

哦你还没有去过海边呢。

你正想要和他说话，身后突然传来巨响，火舌蔓延进走廊，一个吸血鬼把你抓起，下一秒他又被那个“狗脑袋”抓了起来。

你死死咬住吸血鬼的手，他不得已放开了，你沿着走廊一路狂奔，打开了尽头的窗子，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就在你跳下的瞬间，身后传来了爆炸的声音。
城堡外雷声大作，你连滚带爬地晕倒在城堡外的森林边缘。

不知过了多久，梦里全是那些“神奇动物”在咆哮着冲你奔来，你无处藏身，大叫出声。
你醒了过来，周围都是搜救队的叔叔阿姨，他们说，古堡的大部分建筑主体被烧毁了。

你被带到了警局，手舞足蹈地和警察描述昨晚发生的一切，他们根本没有当真，甚至苏珊来接你时，还在提醒她要注意你的心理健康。

“我没有撒谎！”你尖叫着。

然而所有人都把你当作是问题少女，毕竟红头发、孤儿、胡言乱语，这些东西加起来，让你看起来过于不正常了。

彷 徨

大雨过后，古堡中的浓烟仍笼罩在你的心头。
唯一让你有所慰藉的，只有那双一闪而过的湛蓝色眼睛。

没过多久，海曼婆婆和苏珊商量，说她要搬到另一个城区住，想要收养你，带你一同过去，苏珊来问你的意见。
你没有犹豫，立刻答应了。
谁会不想有个家呢？

手续办得很快，转眼到了离开的时候，天空灰蒙蒙的，你全部的行李只有一个小

箱子，苏珊泪眼婆娑地送别你，你抱了抱她。
离开之前，你看向隔壁的教堂钟楼，钟声在淅沥的雨中响起
从此你随了婆婆的姓氏，大家都叫你珂莱蒂·海曼。

海曼婆婆很疼你，说是亲婆婆也不过如此，所以，你很听她的话。
她送你去当地的小学念书，你成绩很好，因为过于用功戴上了眼镜，你依旧耿直，从不圆融，身边的大多数人都会因为你的红发对你退避三舍，但你根本不在乎。
因为你始终记得那个神父对你说过，“这是上帝给予你的特殊印记，它证明了你的与众不同”。

时光飞逝，眨眼过去了九年，你顺利考上了法学院，即将毕业成为一个律师。

但就在此时，身患重疾住院两年的海曼婆婆去世了。
那是一个暴雨天气，你没有打伞，穿着黑色长裙，站在海曼婆婆的墓前，为她献上了一束百合。
原来时间的流逝，永远精准而冷漠，它从不在意人世间的悲欢离合。
你又成为了一个孤儿。

雨停了，你不知走了多久，发现自己竟回到了北伦敦的教堂，旧地重游，你忽然生出错觉，好像这么多年以来，你一直都是孤儿院那个执拗的红发小姑娘，什么都没有改变过。

然而这些年，你已经失去了太多。

你走进了教堂，许是阴天的关系，教堂内的琉璃稍显暗淡，好在走廊两旁摆满了居民送来的鲜花和礼物。
你想起曾抚慰过你的钟楼，于是你沿着台阶再度爬上了钟楼，装潢一切如旧，角落里你用石子刻下的字已经模糊，**不远处还有些字迹，天色太暗，你看不清。**
想来，这里也曾成为过其他人的秘密，你不禁有些落寞，从钟楼悄悄离开。

魔 法 师

玫瑰公园，人们把这座公园当作恋爱天堂，表白时相赠玫瑰已然成为传统。但并非每次表白都能圆满收场，于是那些被丢弃的玫瑰铺满了公园，淹没了小路，这里便被人们称为玫瑰公园。

这还是你回到北伦敦后，第一次来到这里。

正走在路上，你注意到旁边有棵巨大的松树，树梢上有一只小橘猫，它看起来很惊慌，喵喵叫着，步子前移后晃。

你尝试呼唤它下来，可它却一直叫着，看起来可怜极了。

没办法，你卷起袖子，开始爬树，当你顺利爬到小猫附近时，已经离地好几米了。

如果你敢往树下看看，一定会晕眩。

但你没有放弃，你趴在松树的树枝上，慢慢往树梢挪动着，

“喵喵，快过来，后面太危险了。”

你用一种哄孩子的语调与猫对话，可你每往前挪动一步，树枝就摇晃得更厉害。

小猫退无可退，后脚几乎要悬空，你赶紧伸出了手。

只见小猫一个助跑，跳到你的头顶，又一个小跳扒住树干，在不同的树梢上呈现 Z 字形地往返跳跃，几秒钟后，它便跳下树跑开了，只剩下你愣在树上。

“怎么会这样！”你如同泄了气的皮球。

就在此时，原本就摇晃的树枝终于支撑不住你的体重，突然断裂。

你心一颤，毫不意外地掉了下来，一抹尖叫的红色在墨绿色中坠下。

突然之间，下坠停止了。

原本你应该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可此时此刻，你竟然在离地面还有一米距离的空中悬浮着。紧接着，你落在了草坪上。

“我是……怎么？”

你有些懵，抬头看向树枝，又呆呆地看着四周，忽然惊呼出声。

竟还有几颗随你掉落的松针也飘在空中，你眨了眨眼，松针又掉到地上。

这不禁让你回想起九年前，你当时还以为是自己过度害怕，产生了记忆错乱。

“我有超能力？”

紧接着你看见掉落在草坪上的手机，开始模仿起超英电影里的猩红女巫，抬起手，试图将手机用意念拾起。

只见手机真的从草坪上飘浮起来，一时间你惊讶地叫了出来。

手机悠悠地飘到你面前，停在你的手心。

你瞪大了圆圆的眼睛，惊讶中带着兴奋。

“把手机修好！”

你闭上自己的眼睛，嘴里小声念叨着，又悄悄睁开一只。

手机还是摔碎的样子。

“果然不行哦。”

你摸了摸后脑勺，笑了起来。

一直以来，你都遵从着自己的内心行侠仗义，现在你竟然拥有了魔法！

虽然不是每次都灵，但你依然感激。

你想这一定是上帝的馈赠！

“上帝保佑，你虔诚的信徒会永远行善。一切尽在掌握，珂莱蒂。”

紧接着，就发生了你被黑手党绑架的事情，好在有魔法的庇护，你成功让子弹悬浮，最终幸免于难。

之后你见到罗素，甚至爱上了他。

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是他在忏悔室为你排解心中的彷徨？还是那场伦敦停电后的教堂之舞？又或者是因为你们一起完成了你小时候的梦想，在桥上放烟花？

你无从察觉，只是当你发现时，已经难以自拔。

这时，一块靠近大厅天花板内侧的墙皮脱落下来，落到纳芙蒂蒂的汤碗中，她立刻抱怨起来，打断了你的回忆。

你们抬头看去，**墙皮脱落的部分，露出焦黑色的砖墙，看起来像是被火烧过一般，部分砖体上还能看到清晰的抓痕。**

你忽然想起九年前去的那间古堡，同样位于伦敦远郊的森林之中。

“这块墙皮怎么又脱落了？”

小丑看见后，抱怨地说道。

月月剧本社

任务：

1. 确定拉菲酒店和古堡之间的联系。

2. 和大家分享在古堡中你遭遇的一切。

（小丑说，别再往前走啦，请在这里等一下他）

酒过三巡，大家都半躺在沙发上，壁炉中的柴火烧得很旺，火光映在酒杯中，闪烁着暗红色的光芒，你们不断倾诉着关于未来的期许，舒适的温度让人有些昏昏欲睡。

斯黛拉因为狼人的体质开始瑟瑟发抖，大家都劝她早些休息，可她仍不肯走，你知道，她想和阿尔芒多待一会儿。
你理解她的心情，这种快乐太过稀有，谁都不想太快结束。
你为她披上大衣，阿尔芒先生不断为壁炉添上新柴，这和那些文艺作品中写的不一样，在你的认知里，吸血鬼都是很怕火的。

一旁的纳芙蒂蒂向你们描述着古埃及曾经的壮丽景象，她有些喝醉了，脸上泛着红晕，神情仍是无比的骄傲。
阿努先生在一旁默默聆听，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眼神中是罕见的柔情。

罗素抚摸着胸口的十字架微笑着倾听大家聊天，看得出来，他很喜欢和大家待在一起。
你曾以为，自己会孤独终老，直到现在才发现，原来有一群人和你同样孤独。

这个世界有太多神秘的奇迹，可它的光芒太过耀眼，灼伤了热爱太阳的信徒。
有些人沉睡千年，不见旧时帝国，有些人孤独地生活百年，站在上帝的背面。
有些人被选中侍奉上帝，有些人生来被主抛弃。
有些人生来无法拥抱天赋，却得接受天赋伴生的痛苦。
这古怪的世界，多数人追求现世幸福，少数人祈求生来完整。

“但依然感谢这次相遇，让我们彼此能有所慰藉。”你小声念叨着。

小丑送来好喝的甜酒和暖和的毯子，大厅中央的时钟开始报时，回响低沉，如同小时候的钟声，很快，你进入了梦乡。

新的一天，阳光熹微，小丑说阿尔芒在夜深时独自离开，斯黛拉听后有些落寞。
你们一一向小丑告别，约定在平安夜的时候，再次相聚。

陌 生 人

「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

圣经箴言廿八：13

一周后，终于到了出考试结果的日子，你一早就到了律所。
排队的人很多，有人垂头丧气，有人兴高采烈，你越往前走，就越紧张。
直到推门而入的那一刻，只觉得紧张得要喘不过气来。

律师先生看见你，笑着跟你打了个招呼，开始翻动手中的试卷。
“成绩很不错嘛，珂莱蒂，恭喜你，下周就是这里的正式员工了。”
你向他道谢，接过试卷，昏头涨脑地向门外走着，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上。

“上帝保佑，”你小声说着，你想和罗素分享这个好消息，现在就去教堂。

这样想着，你小跑了起来。
走出公益律所，你发现门口站了很多人，年龄不同，人种不同，但你都曾用超能力帮助过他们，他们正手捧鲜花，站在一旁，表情期盼而焦急。
而站在最前面的，正是孤儿院院长苏珊。

你从未想过会出现这样的场景，捂着嘴有些不知所措。
苏珊走过来抱住了你，你用力回抱她，边笑边哭。

“她做到了。”苏珊对着人群说道。

人们开始躁动起来，笑声、欢呼声不绝于耳。
他们一一上前为你送上鲜花，表示祝贺。
你的怀里很快被塞满了鲜花，可你依旧在四处张望着。
他会来吗？就像你毕业舞会时一样。
可你反复看了许多遍，都没有从人群中找到他。

正在失望，你的身后忽然传来一阵拍手声，你回过头，以为是罗素来了。

“恭喜你珂莱蒂小姐，”结果是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穿着棕色风衣，头发稀疏，左脸有道疤痕，看起来像是烫伤，鼻子又小又翘，十分滑稽。

“请问，您是？”你礼貌地问他。
“我的名字您不必在意，我来是为您祝贺的，顺便想问您知道罗素神父去哪了么？我去过教堂几次，都没有看到他，我想你们或许更加熟悉。”

这人有些怪异，你并不想搭理他。
“你找他有什么事情？”

可他突然激动起来，立刻上前抓住了你的胳膊，“我的东西被他拿走了！”
你能清楚地看见他的腰间正别着一把手枪，你瞬间大脑空白，“你干什么，放开我，不然我就报警了。”

他松开手，“报警？你以为我在为谁卖命？我并不想伤害你，只是想要拿回我的东西。”
你拼命挣脱开他，抱住肩膀，“不好意思，我没见过你的东西，我还有事，要先走了。”

说完你急匆匆地冲入人群中，他并没有追上来，但当你走了很远，回头看去时，他仍然站在原地，森森地看着你。

“真是个，莫名其妙的人。”

失 踪

那天之后，罗素不再回复你的任何消息，他的最后一句话，止于那句“晚安，珂莱蒂，做个好梦”。
无论你发什么，是感慨还是疑问，发过去的消息明明“已读”，但他就是什么都不回。

你想要去教堂见他，问他发生了什么，但工作实在过于忙碌，令你无暇分身。
因为刚一入职，你就接到了苏珊妈妈的委托。
孤儿院的地租还有十五年到期，房地产公司的人却拿着合同的补充协议，要求所有人在一个月内搬离，只因他们见利忘义，想要将孤儿院改成更赚钱的小型游乐园。
作为从小生活的地方，你义不容辞接下了委托，每天废寝忘食地查资料、找卷宗、准备开庭，只希望能够拼尽全力留住你生命里的第一个家。

然而世事不如你所愿，那场官司最终还是输了。
下庭之后，苏珊妈妈拍着你的背说没关系，可她的眼泪跟着就落了下来。
每一滴眼泪都像砸在你的心上，你想说点什么安慰她，但最终还是哑然。

孤儿院被铲平的那天，天蒙蒙亮，你就睡不着了，套了件衣服匆匆赶去现场。
苏珊妈妈和孤儿们拿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站在门口，推土机如庞然大物，立在一旁，发出巨大的轰鸣。
孩子们的哭声连绵不绝，苏珊妈妈要大家别哭，说他们还会有新的家，说着说着自己的声音就哽咽起来。

你站在一旁，浑身上下充斥着强烈的无力感，只觉得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或许再努力一些，经验再多一些，就不会败诉，不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推土机在哭声中发动，朝着孤儿院驶去，一瞬间，你想起了自己的魔法，没有任何犹豫地，你跑到了推土机前，用力挥舞着手臂，不断大喊着“停下”。
然而这一次，魔法没有奏效。

“你不要命了吗！”房地产公司的监工怒斥着你，瞪大双眼将你用力推开，你跪倒在水泥地上，手心全是擦伤。
推土机没有停下，前铲将孤儿院的一角掀起，整个建筑如同缺了一角的蛋糕，摇摇欲坠。
“停下，停下！”你依然哭喊着，但是什么都没有改变。

孤儿院以一种无助的姿态倾颓，化作一片废墟，一个石块砸中了你的额头，一时间血流如注，你的眼前雾蒙蒙的，一片暗红。

“走吧我的孩子，”苏珊妈妈将你拉起，“这不是你的错，珂莱蒂，你做的已经足够多了。”
“不……”你摇着头，想要再说点什么，但额头太疼了，你说不出话，竟疼昏了过去。

再醒来时，你已经回到了家里的小床上，屋子里没有人，额头和手心的伤口都已经包扎好了。
床头是苏珊妈妈留下的字条，“珂莱蒂，我的宝贝，别再自责，记得要像向日葵一样活着，我永远爱你。”

你将字条放在胸前，企图从中获得一些力量。
房间里太安静了，时钟的声音清晰极了。
你拿起手机，依然没有任何消息，罗素还是没有音信。

可此时的你，前所未有地需要他，你思前想后，还是编辑了一条短信发送给他。
“我曾以为我拥有了可以让别人幸福的能力，但原来只是一场幻梦。我是这样无

能，以至于失去了我的第一个家，甚至……我还要继续失去你。罗素，你在看吗？我很需要你。”

很快，去信变成了“已读”，可是直到晚上，依然没有回音。
你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

燃烧

短短的路，你走了几遍，又一次，你走到教堂门前，就站在门口，不知道要不要进去。
里面忽然传来剧烈的争吵声，紧接着，响起了枪声，再然后是一声巨响，从窗户飘出黑烟，教堂烧起来了！

你猛地拉开门，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艾玛嬷嬷浑身是血地倒在地上，那个曾来找过你的秃头男人，正用枪抵着罗素的额头，周围是熊熊烈火，穹顶的装饰在接二连三地掉下来。
听见开门的声音，罗素下意识地回头看，刚好和你四目相对。
就在这个当口，那个秃头再次开了枪。

你立刻伸出手，想要施展魔法让子弹停在空中，你想要立刻阻止这一切。
可你的魔法又没能奏效。

子弹顺利打进罗素的胸膛，鲜血顺着衣服的缺口涌出，他倒在了地上。
燃烧的屋梁倒落下来，阻止了那个人想要继续射击的念头。

你赶忙趁机跑了过去，用手捂住他的伤口，语无伦次地说着：“为什么魔法会失效，为什么……血，不要再流了……”

鲜血沾满了你的手，还在不断流淌着。

你大脑一片空白，眼泪模糊了双眼，掉在他的衣服上，和鲜血混在一起。
“快跑，珂莱蒂。”罗素表情痛苦，明显在忍着疼痛，却还是断断续续地说着。

那个秃头绕过了倒下的横梁，继续向你们靠近。
你挡在罗素的面前，继续伸出手，尝试着发动魔法。

“没有用的，快走吧。”罗素推了你一把。
“有用的，之前每一次都有用的！”你哭喊着说。

虽然事实并非如此，可此时此刻，除了魔法，还能靠什么拯救你们于水火呢？
就在这时，罗素用尽全身力气站了起来，同时把你拉起，一把推出了教堂。
你失去重心，摔倒在教堂门外，只觉得膝盖有种钻心的疼，但你还是立刻爬了起来，想要回到教堂里面。

然而罗素，一手捂着弹孔，一手用力将教堂的大门合上，透过缝隙，你注视着他。

“……会一直……。”他说。

“什么？”你大喊，他的声音太小，你没能听清。

膝盖血淋淋的，血不断往外涌，你疯狂敲着教堂的大门，可门被锁得紧紧的，你根本进不去。
你想要报警，可那个人分明就是警察，报警叫来他的同事，真的有用吗？

这时，忽然有人拍了拍你的肩膀，你一回头，竟是菲尔酒店的小丑。
你哭着告诉他罗素在里面受伤了，而且教堂还在着火，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冲你绽放出一个巨大的笑容，打了个响指，“就交给我吧珂莱蒂小姐，我一定会把罗素先生救出来，带回菲尔酒店的。

你停止哭泣，愣愣地看着他。

“至于你嘛，你该好好回家休息。”
说罢，他又打了个响指，你立刻眼前一黑，昏了过去。

醒来时，你已经在医院，膝盖被包扎得很好，警察来了，你比划着说，有枪战，有着火，有人受伤。
警察们点了点头，表示他们会严肃调查。

住在医院的第三天，电视里正在播放教堂火情的新闻，记者说这是一起严重的蓄意纵火，据可靠消息称，嫌疑人是教堂的神父罗素，目前嫌疑人已经潜逃，警察正在密切追踪。
你不明白，他们怎么能将受害人认定成嫌疑人？身为现场的第一证人，他们从未传唤过你，为何能这么武断地判定失踪的罗素就是嫌疑人？
即便你和罗素之间存在误会，但你坚信他绝不可能是烧毁教堂的人，你不能就这么坐视不管。

你挣扎着起身，换了件衣服，匆匆前往警局。

“罗素是受害者，我再说一遍，我进教堂的时候，他正被人用枪顶着头！这是我亲眼所见。”同样的话你不知道说了多少遍，已经说得口干舌燥。
“珂莱蒂小姐，你不必这么激动，即便他被人顶着头，也不能排除他纵火烧教堂的嫌疑。对此，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确凿的证据。”警察逐渐失去耐心，“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您还是先回去吧，案情有了新进展，我会再通知您的。当然了，如果您知道罗素的行踪，知情不报可是会当作共犯处理的。”

你走出警局，天已经黑了，下起了蒙蒙细雨。
来往的人很多，有戴着手铐的小偷，有正要下班的警察，有正在吵架的夫妻。
你站在门前，看着这个本该是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安全的地方，竟这样颠倒

黑白。
那把所谓公义的尺子，将你心中多年来一直奉行的信仰划开，里面全是丑恶。

如果这条路走不通，那就换一条路走。

你转过身，打开门，坚定地大步走了进去。

你又站到了警察面前，双手撑在桌子上，身边都是高大健壮的警察，显得你更加瘦弱，但你根本不在乎。

“既然证人的话你们毫不在意，那么从此刻开始，我珂莱蒂，作为一名律师，为罗素先生辩护。”

这是属于你的战场，你一定要凭借自己的努力，还他一个清白。

那天之后，你开始不眠不休地整理资料、梳理辩词，整个人每天蓬头垢面，红头发都乱糟糟的。身边的同事都让你不必这么拼命，这只是一份工作罢了。
你摇摇头，对着他们笑了笑，你没有求助过任何人，也没有人知道你在为谁辩护。
在他们的心中，罗素是纵火犯已成事实，但只有你一个人，绝不接受。
只有你知道，他是多么善良温柔的人，他绝不可能点燃教堂。
这是你对他，毫无保留的信任。

很快，平安夜到了，你整理了一夜辩词，直到天快亮时才勉强睡了一会儿。
睡醒以后，你立刻前往菲尔酒店，你迫切地想要知道，罗素的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

等你到了才发现，大家最近似乎都不如意，阿尔芒消瘦了许多，眉眼间生出了皱纹，额头竟有了白发，像是十几天里突然苍老了二十岁。

而斯黛拉眼圈泛红，脸颊上全是泪痕，不再如往日那般阳光开朗。

纳芙蒂蒂的脸色惨白，看起来没什么精神，阿努并不在她身边。

阿努赶来的时候，身上出了很多汗，样子十分虚弱，白色的袖口被鲜血沁成了红色。

罗素依然披着常服，只是如今已经破旧极了，他脸色苍白，胸口绑着绷带，蓝色的眼睛失去了光彩。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

任务：

1. 大家似乎都遇见了那个穿棕色风衣的男人，不妨和大家分享讨论下和他见面的经过，他究竟想做什么？
2. 如果大家问起，别告诉他们你最近正在忙着为罗素辩护。

(当烛光亮起，即可翻开下一页)

月月剧本社

不渝（向晚）

深夜的泰晤士河像正在熟睡的婴儿，不远处街区的信号灯正微微颤动，街角有警报长鸣。

刺耳的声音令市民们无法入睡，辗转反侧，他们穿着睡衣走上街头，互相大声抱怨着，根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上一次出现这样长时间的警报声，还是八十年前，法西斯对这座城市狂轰乱炸的时候。

而这次不同以往，象征着危险的警报声不过是掩盖真相的帮凶。

远郊的森林深处，草木都化作焦土，大地颤抖，瓦砾横飞。

瓦砾之下，你们六人都受伤了，好在伤势不重，爆炸的第一时间，小丑将炸弹抛出窗外，他也因此受了重伤，昏迷不醒。

你们跪在破败的酒店残垣中，耳边出现了整齐的脚步声，一束强光照在你们身上，下意识地，你们捂住眼睛，从缝隙中看见丛林里出现密集整齐的军队，正向你们逼近。

效忠于政府的特别行动队成员们身穿黑色制服，手拿“自由之国”配发的新式武器，正在有秩序地前进，想要对酒店进行包抄和围剿。

天空中传来阵阵扇动翅膀的声音，受命于史密斯的吸血鬼军队，正盘旋在你们上空。

森林深处传来了史密斯的声音，这个小人躲在暗处用扩音器指挥着部队前进。

“消灭这些怪物，为了人类的明天，为了世界的秩序，为了正义而战。”

他堂而皇之地把你们放在了人类的对立面。

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袭击，没有任何准备，一切都猝不及防。

逃跑已经是不可能的，你看向罗素，他的伤势还未康复。

这种单方面的宣判你不能接受，原本濒临破碎的人生啊，为何容不下这不同的颜色，你们想要的不过是阳光下的拥抱罢了。

可他们却要夺走这一切，罗素和你之间还有误会没有解除，还有太多话没有讲，所有不曾宣之于口的告白都藏在了心里。

这时你发现小丑睁开了双眼。
“小丑醒了，”你向他们喊道。

他已经遍体鳞伤，鲜血与灰尘弄花了他的小丑妆，他颤颤巍巍地举起右手。

就在此时，史密斯指挥着部队，下令开火。
武装部队没有丝毫犹豫，一瞬间，炮弹从四面八方，如冰雹般在你们的面前砸落。

罗素第一时间冲到你面前，可一切都来不及了。

一声清脆的响指声后，一颗红色气球缓缓降落，它挡住了所有的炮弹，气球破裂，散发出一阵白色光芒。
你回头看向小丑，他的右手垂落，这是他最后的魔术戏法。

你与罗素四目相对，那束白光愈发耀眼，直到他的轮廓被逐渐吞没。

再次睁开眼时，你们来到了一个从未到过的地方，飘渺着青绿色的烟雾，但四周的环境却有些莫名的熟悉。

一个人从光里走了出来，穿着一袭白袍，正是菲尔酒店的小丑。

“欢迎来到，我的玫瑰公园。”

你再次环顾四周，这才发现，这里确实是玫瑰公园。
虽然没有长椅和树木，但曲径的小路如出一辙，公园背后的废弃车站焕然一新，只是更加素朴，铁轨一直延伸到烟雾的尽头。

他为什么会在这里，他到底要做什么？

月月剧本社

（小丑说，就站在这里，等一下他吧）

不渝（长夜）

掩体背后的特种武装部队不断射击，火药弥漫出的硝烟味刺激着他们的神经，顶针撞击底火产生的光照亮了他们无比惊慌的瞳孔。
与史密斯长官传达的情报不同，他们面前的怪物更加巨大，足有三米高。

阿努面如胡狼，看起来极为凶狠，他身处枪林弹雨之中，却轻松地举起装甲车，狠狠扔在地上。
一时间，装甲车爆炸开来，顿时火光冲天，火中的阿努看起来凶神恶煞，仿若真正的死神。
队员们宁肯做逃兵，也不敢直视他的眼睛。他的眼神像是能吐出火焰，燃尽世间一切与他作对的凡人。

第一轮部队的攻势被阿努瓦解，气急败坏的怀恩·史密斯命令大部队停止近距离射击，同时调配了大口径作战武器，瞬间，数发炮弹一同射向阿努。
一声声轰鸣之后，烟雾散去，阿努颤抖着半跪在地上，看得出来，他的身体已经到达了极限。

没有喘息的时间，第二轮进攻紧随其后。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汽车的引擎发动声，古埃及唯一的女王正亲自驾驶着那辆黄色跑车飞驰而来，她加大马力，顺着墙板倒塌产生的倾角一跃而上，从阿努的脸边横向飞过，立于阿努身前。
车身挡住了几发猛烈的炮弹，跑车一时间炸成了废铁，好在纳芙蒂蒂早就一个翻身，及时跳车逃生。
阿努稳稳接住了她，转过身，用后背扛下了余下的攻击。

炮弹不断在两人身后爆裂开来，热浪卷起尘埃，裹挟着燃烧的残片，如同烟花般燃尽飘落。

向政府投降的吸血鬼们，挥舞着黑色的翅膀，有如成群的渡鸦，围绕着阿尔芒不断盘旋，他们不肯正面进攻，屡屡试图偷袭。

但与曾经不同，这一次，阿尔芒明显占据上风，他的眼眸散发出深红色的光，如彗星般不断突破围剿，穿梭逡巡在夜空之中。

那些吸血鬼们渐渐招架不住，四散奔逃，就在阿尔芒即将掌握制空权时，地面部队的抓捕网枪找到了机会，释放出专门对付吸血鬼的巨网将他罩住，高强度材料制成的巨网内部布满了无数细小的倒钩，那些倒钩毫不留情地刺入阿尔芒的皮肤，他的翅膀被迫紧紧束缚，他不得不直直地坠落下来，硬生生地摔在地面上。

地面部队一见收网，迅速向阿尔芒靠近，一时间他危在旦夕。

忽然之间，边缘的暗处迅速闪过一个黑影，电光火石间，队员手中的武器纷纷被打落，双手和胳膊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伤口，如同被猛兽的利爪侵袭。

他们这才注意到，今夜万里无云，只有一轮圆月高挂，冷漠地看着这无可救药的世间。

斯黛拉化身狼女，挡在阿尔芒身前，锋利的狼爪轻松划破了巨网。

恢复自由的阿尔芒惊讶地看着斯黛拉的背影。

面前的部队重新集结，就站在离他们二人十米远的地方，正蓄势待发。

斯黛拉摇动手腕上的铃铛，发出阵阵清脆的响声。

渐渐地，有狼族的嚎叫声，从森林深处传来。

是她，召唤来了卡文迪许家族的旧部，他们冲出了森林，冲散了特种队员的阵型。

“保护我们的首领，不惜任何代价！”

一声“开火”的命令发布后，无数子弹倾泻而出，直直地朝着他们二人射来。

弹雨之中，阿尔芒张开一侧的翅膀，挡在了她的面前，斯黛拉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他们利用各自的能力优势，闪转腾挪，躲避子弹的同时，互相交错配合进攻，如同精妙绝伦的探戈舞者，在晚宴之上，献上最后一舞。

百年来，狼人与吸血鬼世代结仇的两个家族，做梦也想不到，这一代竟配合的如此默契。

酒店废墟的一侧仓库内，两三个追兵竟也渗透进来。

追兵举起枪正要对你进行射击，一把铁锹从他们身后飘过，结实而有力地依次拍在他们的脑袋上。

三个人瞬间倒地不起。

随后铁锹的所有者罗素，捡起十字架项链，恢复了样貌。

你们同时松了口气，两人互相对视，又不禁有些尴尬。

这是罗素受伤之后，你们第一次见面，甫一得知真相，就不得不面对共同的敌人。

你究竟能否有机会，告诉他始终未能言明的心意，你不确定。

但你真的希望，他能再等等你。

战争进行到现在，史密斯派遣的特别行动队已尽数瓦解，胜利的希望就在眼前。

然而，一发冒着红色光芒的炮弹，从远处急急追来，瞬间击中了仓库。

罗素立刻冲到你面前，将你护在怀中，爆炸冲倒了你们，横梁却结实地压在了他的后背。

你心疼极了，想用手推开横梁，却没有任何作用。

罗素的眼神逐渐变得涣散，你不断呼喊着他的名字，他没有回应。

仓库外的四人一齐看向炮火发射的位置，是史密斯，他驾驶着一辆特殊的装甲车，车上搭载着炮塔，看起来如同坦克。

炮塔背后闪烁着红光，这是史密斯最后的王牌，疯狂的他竟然利用红宝石的能力，将其制作成了武器。

炮塔正在转向，很快，长长的炮筒指向已经筋疲力尽的众人。

“怪物，就该用对待怪物的方式。”

史密斯用喊话器，发出了他最后的审判宣言。
四人眼神交错，只有纳芙蒂蒂始终保持着沉着冷静，作为曾经的君王，她是掌控全局的棋手。
只一瞬间，她就迅速部署好了接下来的安排。
她和阿努前去装甲车前引开史密斯的注意，而其余两人趁此机会向仓库跑去。

他们扒开瓦砾，发现了你们。
罗素已经奄奄一息，却还是用瘦弱的身体护住了你。
你在他的保护下，只有些擦伤，你拼命想将横梁推开，却因力量悬殊，始终于事无补。
阿尔芒与斯黛拉合力将横梁移开，将罗素拉出废墟。

看着重伤的罗素，你流下了眼泪，痛恨这样无用的自己。
罗素轻轻抹去你的泪水，依然温柔地笑着。
他似乎想说些什么，可颤抖的嘴唇，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你们终于会师，炮击声再次传来。

炮弹向着阿努与纳芙蒂蒂的方向发射，几乎丧失战力的阿努颤抖着起身，再一次挡在她的面前。
他知道，以他现在的状况，根本无法抵挡这沉重的一击。

但，自以为是的骑士为骄傲的公主战死，这是他最好的归宿。
“这颠沛流离的一生，到此终止吧，我的命运。”

就在炮火即将击中他的刹那，纳芙蒂蒂冲到他身边，将他一把推开，炮弹沿着他们飞过，在身后的废墟之中炸开。

阿努震惊地看着她，她的眼眶中噙满泪水。
“我不允许你，自以为是地，保护着我。”

说罢纳芙蒂蒂就倒在了阿努的怀里，阿努怀抱着她，只觉得双手被什么东西打湿了，低头一看，一根钢筋穿透了纳芙蒂蒂的腹部。

她是那么骄傲。
又是那么脆弱。
一直以来，她都只是一个平凡的人类。

“不!!!!”
阿努近乎咆哮，纳芙蒂蒂一巴掌扇在了他的脑袋上。
“我还活着呢！快把我放下来，想办法把那个混蛋揪出来！”
说罢，她离开了阿努的怀抱，一瘸一拐地走向了你们。

“我们得摧毁他的红宝石，”阿尔芒看向斯黛拉，那曾是狼人家族的宝物，没有人比斯黛拉更了解它。
“外婆说过……红宝石的构造极其坚硬，世间没有事物可以将其摧毁，”斯黛拉垂下头，躲避着阿尔芒的眼睛，半晌，她想起了什么。
“可外婆也说过，红宝石曾引起过爆炸，有一任领袖想要复制红宝石制作武器，来称霸人类世界，于是将两颗红宝石制成的箭头碰撞，紧接着，就发生了爆炸。”

“也就是说，两颗红宝石接近，就会自毁……”阿尔芒喃喃自语。

众人焦急地讨着论对策，远处的炮火仍然没有停歇。

这时罗素捧起十字架项链，项链上的红宝石正闪烁着微弱的光芒，然后，他看向了你。

"你们只要把它扔向史密斯的装甲车，我会亲手将它毁灭。"
他的眼神坚定，已经做好了觉悟。

"不行！这太危险了！"你不同意，你不可能同意。
如果他去了，注定有去无回。

众人沉默不语，你知道，这或许是你们胜利的唯一办法。
可是，为什么一定要是罗素？
为什么他已经不再是神父，却依然要为所有人牺牲？

你拼命地摇着头，你拉住他的袖子，求他不要去。
就自私这一次吧，活下来，陪在你身边，哪怕是透明的也没关系，只要他活着，你能感受到他的，你们的爱情和旁人根本没有两样，甚至比他们的更浪漫、更真实。
他是……他是你的钟声，是你的魔法，是你的爱人。
他是你仅剩的，唯一的家。
他不能去！

可是罗素啊，他就站在你身边，依然温柔地笑着，抚摸着你的红脑袋。
"多么美丽的红发啊。"

你的眼泪无法抑制，你无比贪恋他掌心的暖意。
他湛蓝色的瞳孔里同样满是泪水，"多希望能永远守着这个秘密，陪在你的身边啊。我是你魔法背后的真相，而你是我面对这个世界的勇气。珂莱蒂，别忘了我，这是我唯一的愿望。"

"可……"

话音刚落，炮火轰鸣，一枚炮弹在你们身边爆炸开来，你们根本来不及反应，就

被尘土掩埋。

一切归于平静之后，你发现十字架项链掉在地上，罗素不见了。

你拾起项链，它已经变得残破不堪，中间镶刻的红宝石碎片，竟然失去了光泽，变成透明的了。

“罗素！”
你焦急地喊着他的名字，没有人回答。

远处传来史密斯的笑声，没有罗素，你们根本无法靠近他。

你拼命思考着对策，一直以来，哪怕再狼狈，你也从不服输。
“还有机会，不能就这样认输，总有机会，让我成功一次吧，哪怕就一次。”
这时，你忽然想起阿尔芒父亲日记里所写的，宝石似乎有吸纳红色物质的能力。

“红色，需要红色来补充能量，我们还有翻盘的机会。”

你拿起宝石，放在自己鲜艳的红发上，顷刻间你的头发变成白色，宝石发出了微弱的红光。
的确有效，但仅仅如此，并不足以让宝石重现闪耀。

光芒引起了史密斯的注意，他将装甲车转向了你继续开火，一时间泥土和瓦砾飞溅，烟尘包裹住你瘦小的身躯，随后是接二连三的爆炸。

就在此时，烟尘上空竟然飘起了雪花。

史密斯放肆地笑着，他以为这密集的炮击一定能将你杀死。
然而尘埃落尽，烟雾散去，你依然站在那里，手中的红宝石格外耀眼。

原来那漫天飘落的并不是雪花，而是小丑偷走了伦敦全部的玫瑰，就藏在酒店的地下室，而刚刚的炮击恰好击中了那里！

红宝石一瞬间吸收了全伦敦所有玫瑰的能量，绽放出极致耀眼的光芒。

你手握宝石，风吹动你的白发，脚边的土地完整无缺，灰尘在你身前画出整齐的半圆，形成透明的屏障。

罗素他还活着，你坚信。

你掷出红宝石项链，斯黛拉跳起将它一把抓住，随即装甲车调转炮口，接连向她射击。
她利用敏捷的身手来回闪避，依然有些躲闪不及，这时阿努冲了过来，替她扛下了全部的攻击。
而纳芙蒂蒂站在废墟之上，她默念咒语，手中的权杖散发出金光，一瞬间漫天黄沙，将阿努包裹。
很快烟雾散去，阿努的身上隐约出现了金色铠甲，他不断向前，大大缩短了你们与史密斯之间的距离。

终于，阿尔芒接过了斯黛拉手中的项链，借着烟雾，腾空而起，向史密斯的位置俯冲而去。

炮弹发射，阿尔芒的左半边翅膀被炸碎，不得不盘旋着下坠。
史密斯继续瞄准阿尔芒，他想要乘胜追击。
下坠过程中，阿尔芒看向装甲车的位置，

“接好了，罗素！”

你能切实地感受到，他就在那里。

阿尔芒用尽全身力气，将十字架扔了出去。
只见十字架项链划出一道抛物线，红宝石脱落而出，即将掉落在装甲车上时，忽然停在了空中。

这一刹那，罗素慢慢显现轮廓，热风吹动他破旧的常衣，意气风发的翩翩少年正站在装甲车的车头，将红宝石稳稳接住。

“把它放下，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史密斯咆哮着。

罗素没有回答，装甲车上的机枪开始扫射，将他的常衣染成红色。
你在远处目睹着一切，只觉得心脏疼到无法呼吸，眼泪像是不会干涸，不断地涌出。
他此刻，一定很疼很疼吧。

“珂莱蒂，你听，那是属于我们的钟声。”

你仿佛听到了罗素的声音，回忆扑面而来，下一秒，你回到了曾经的教堂钟楼，那是你第一次爬上钟楼。

你听见了他心里的声音。

“就在那天，只属于我的宁静之地闯入了一个外来者。
当我敲响圣钟的一瞬间，楼梯的一侧忽然冒出来一个火红色的小脑袋，那是个红头发的小女孩儿，正努力地想要爬上钟楼，她的两只小手费力地攀着楼梯，圆圆的眼睛里盛满了好奇，翘起的鼻头在阳光的照耀下透亮极了。
她像是另一个太阳，虽然小小的，却比天上的那个还要明亮。”

“这就是天使吗？”

“我心中想着，不敢说话，停下了手里的木桩。
她充满好奇地看着我的方向，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同人对视，尽管她对此一无所知。
明明是透明的，此刻我却能感受到心脏的跳动格外清晰，脸上也烫得难受，像是在正午晒了很长时间的太阳。”

“她周身都金灿灿的，整个人沐浴在圣光中。”
“钟声怎么停了呢？”
“她失落地低下头自言自语，我却觉得，她像是在和我说话。
这让我不禁愧疚起来，于是我站起身继续敲响钟声。”

“这钟声不为星期日的弥撒，不为虔诚祷告的信徒，甚至不为孤独的我，

只是为她。”

“谢谢你，神父，你是个好人。”
“好久不见，珂莱蒂。”
……

“教堂那晚，我多想看着她的眼睛告诉她，怎么会没人想和她跳舞呢，她是那么的动人。
就在那一刻，我无比厌恶自己的透明，如果此刻红宝石在身上就好了。
身为神父，我不该如此，但跳动的心脏说不了谎，哪怕它是透明的。
我只能祈求上帝的宽恕。
我希望被看到，哪怕只能被她一个人看到，哪怕就只在此刻被看到。”

“但如果，你此刻需要一个人陪你练习跳舞，我想难度不会太大，比如我就可以……”

“的确是个好主意，神父先生。”

……

“那天玫瑰公园的偶遇，我接住了从树梢上掉落下来的她。
我以为会被她发现，当时只想逃跑。结果，她觉得自己拥有了超能力。”
“果然，只有她有这样的脑回路。
对我自己来说，无论是透明人还是幽灵，都是令人恐惧和厌恶的。
但魔法不一样，它不会思考，也不会讲话，不会像个冒昧的神父。”

……

“没关系，整个城市都睡着了，我们去散步吧。”

罗素，他是一个透明人，一位神父，他善良、温柔，教堂周围的居民都爱戴他。
他还从未和心爱的人接过吻，他只有万圣节的那一张照片。

“但我，不后悔。”

他站在很远的地方，温柔地注视着你，即使到了最后，他连流泪都是笑着的。

罗素用尽最后的力气，将手中的项链扔进装有另一颗红宝石的机器之中。
两颗红宝石碰撞在一起，产生了反应，发出无比刺眼的红光。

**“你是魔法，是钟声，是孤岛上驶来的小船。
你打破我的原则，成为我的例外。
命运操纵棋局，而你是我唯一的举棋不定。”**

（小丑说，别再往前走啦，请在这里等一下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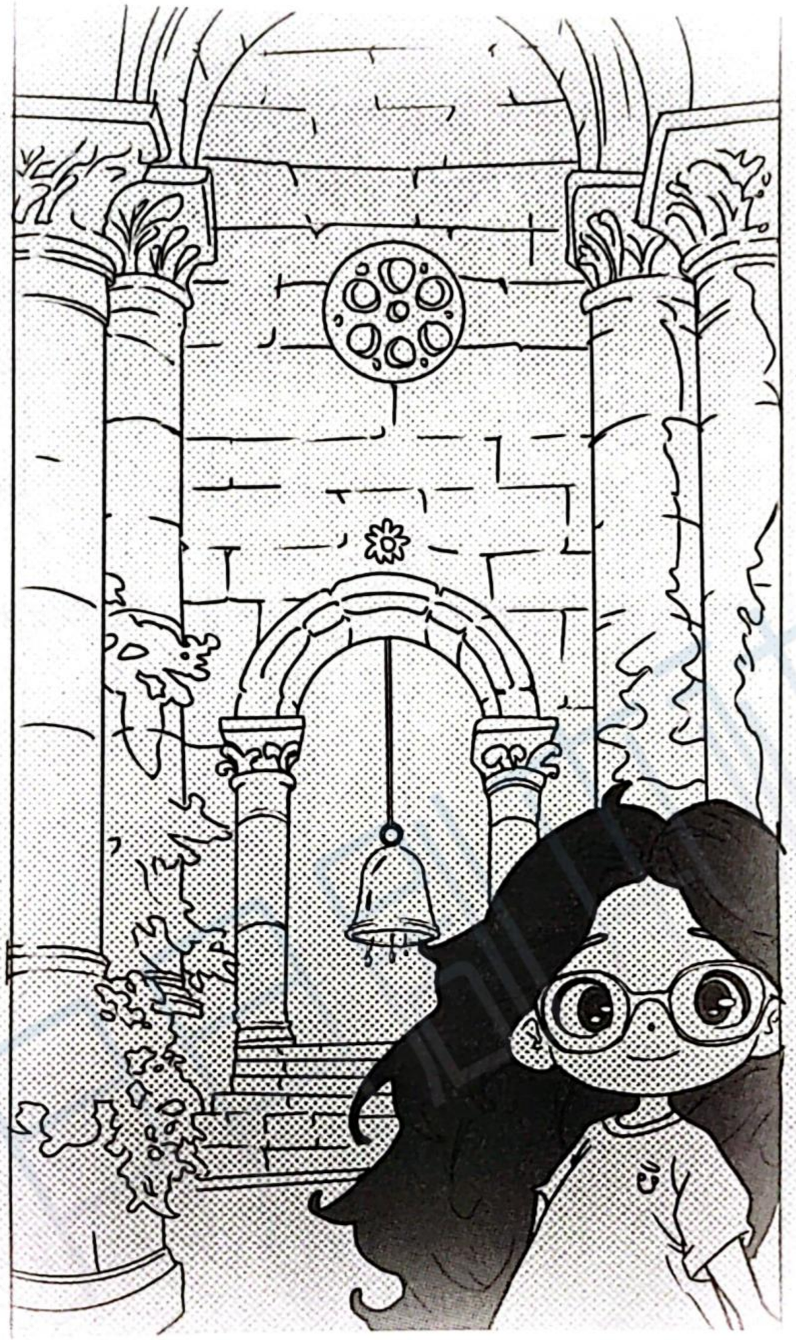
轰鸣过后，是剧烈的爆炸。

“罗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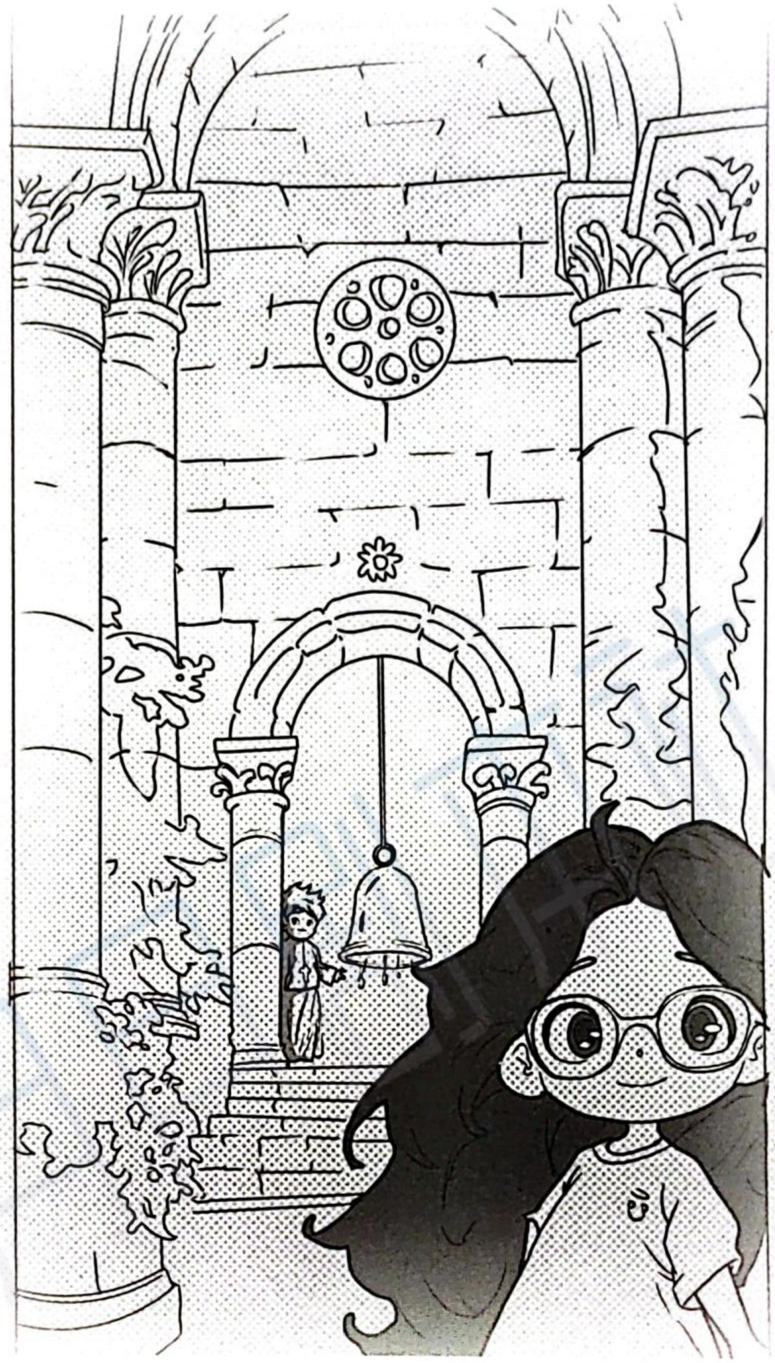
你在呢喃。
在呼唤你的爱人。
再也没有人回应。

四周出现猛烈的冲击波，临近的草木残枝飞起，沙土瓦砾纷纷卷起。
随即，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爆炸，红色的冲击波逐渐扩散，越过了丛林，整个伦敦都感受到微微的震感。

之后，一切归于平静。
史密斯连同装甲车一起从地面消失了，只留下一个深坑。



"这是属于珂莱蒂一个人的秘密基地。"



"愿那钟声，一直陪伴着你。"

不渝（暮夜）

阿努身上的铠甲破碎，成为金沙飘散，他恢复了人的形态。
他能感受到，源于纳芙蒂蒂生命的力量正在不断流失。
纳芙蒂蒂已经无法支撑自己的身体，摔在了地上。
她是古埃及最美的女王，她日理万机，创造了王朝盛世，她抵御外敌，永远英勇神武。
她从角斗场拯救过一个卑微的奴隶。

自尊不允许她向现代人的规则妥协，可曾经的辉煌如同梦境一般让她恍惚。
她终于不得不承认，比起帝国，她更需要阿努。
在这个生命飞速流逝的时刻，她终于不得不坦白自己的心迹。

阿努抱起她，那个沉默不语，从不流泪，永远是同一副表情的勇士。
他的泪水正不断滴落在她的脸颊上。

“不许哭……”纳芙蒂蒂扬起了嘴角，直到最后一刻，她依然是骄傲的。
她的眼神逐渐涣散，像是回到了千年以前，回到了那场梦开始的时候。

逃跑的角斗场奴隶与万人敬仰的女王第一次对视。

“他以后归我了。”
……

“死神啊，求你救下她的性命，我愿意献出我的灵魂。”
……

“快，阿努，带我去伦敦。”
“那剩下的这些……”

“带走，我路上吃。”

……

“阿努，我们得尽可能低调行事，听明白了吗？”

……

“我爱了你整整三千年…”

……

“我命令你，把我的血给他！快点儿!!”

……

“那你呢,西斯奥丁？”

……

“阿努永远守护着女王，西斯奥丁永远深爱纳芙蒂蒂。”

……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世界变换了太多模样，只有那本该被时间搓磨消减的爱意，始终是最初的样子。

可命运从不怜悯那被偷走的千年时光。

（小丑说，别再往前走啦，请在这里等一下他）

月月剧本社

“醒来后，你还会在我身边吗？”
“无论你去哪里，我都会在你身边。”

纳芙蒂蒂眼角有泪水滑落。
“我脸上的妆花了，阿努，这不够气派了。”

阿努艰难地抬起手，捧起她的脸，用指尖早已变为黑色的血迹，重新勾勒出她被哭花的眼线。
“我的女王，永远……高贵，就像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纳芙蒂蒂笑了，缓缓闭上了眼睛。

月月剧本社

不渝（拂晓）

此时阿尔芒失去了一半翅膀和一只手臂，看起来恐怖极了，他的身上满是伤痕，因为受到红宝石炮弹的袭击，那些伤口没有任何恢复的迹象。

他踉踉跄跄地向斯黛拉走去，斯黛拉看向他，伸出双手，她不想考虑以后，只有这一刻，是属于他们的。
但……直到此时斯黛拉才发现自己竟恢复了人形。
她抬起头，已经黎明，太阳正从远处缓缓升起。

“阿尔芒，快跑！快躲起来！”她的声音颤抖，看向四周。
周围都被炸平了，阿尔芒的翅膀如此残缺，他还能躲在哪里呢。

阿尔芒笑着，继续拖动着伤痕累累的身体，挺直了脊背，如同童话书中的王子，坚定地向她走去。

“果然，在阳光下的斯黛拉，才是最美的嘛。”
活在阳光里的斯黛拉，不得不将就自己在夜晚相见的斯黛拉，他的，斯黛拉。

这一次没有日月，没有家族，没有战争，没有子弹，只有彼此。
从古堡到阁楼，从无人的地下铁到人头攒动的街头。

“你好，小甜点。”
“饿的话，我可以把它们给你。”
……

“怎么会是耗子呢，这分明就是鼹鼠。”
“吱吱!!（拜托，这是蝙蝠!!）”

……

“我叫阿尔芒。”

“斯黛拉，斯黛拉.卡文迪许。”

……

“这是属于我们的9¾站台。”

……

“人们都说上帝有求必应……所以她会好起来的，对么？上帝……保佑。”

……

两个互相对立的、永远无法和解的种族，却将彼此的命运彻底交织在一起。

就在这一刻，阿尔芒突然想起，贝多芬临终前曾对他说过，“我这辈子有许多遗憾，其中有一件，是没能见识到你疯狂地爱上一个人，没能看见你为了爱化为灰烬的样子，真是太遗憾了。”

“老伙计，你说得没错，爱，这种感觉，实在是太棒了。”

阿尔芒的翅膀被阳光穿破，身体被灼烧逐渐崩溃，散发出黑色烟雾。
但他却丝毫感受不到疼痛。

因为此刻他正抱着他深爱的斯黛拉。

（小丑说，别再往前走啦，请在这里等一下他）

月月剧本社

一阵风吹过，玫瑰公园的废弃车站的蓝色气球纷纷扬扬地从隧道中飞出，与在铁板中的月亮相互呼应，日月同辉，而其中的一只气球，越过城镇，森林，消失在天空中。

“再见了，小甜点。”

熊熊烈火即将把森林烧毁，伦敦即将迎来它的宿命。

可就在这时，伦敦，忽然下雪了。
雪花混合着玫瑰变成红色，飘落在教堂的钟楼，滋养着废弃站台中的野花，又在公路悬崖旁的深海中融化。

它浇熄了大火，抹去了一切战争的痕迹，只剩下爱的颂歌。

那被碾压而过的蒲公英，纷纷扬扬地飞向天空，像一颗颗向往自由的种子正蓄势待发，迫不及待地融入，这红色的圣诞节中。

“圣诞快乐，我的爱人。”



睡在你心上的鸟群啊，
时时要迁徙，时时要逃避。

终会碰到一个人愿意为你而疯狂。
所以请相信，
这个世界据统计有大约七十亿的人类生活。



洗劫你家 所有的玫瑰

LOVE ACTUALLY

设计：北京萝卜头文化
监制：小茶蛋&车马卷
作者：小吃车工作室 汤圆&焖子
发行：北京萝卜头文化

媒体支持
谜圈APP